

崔巍 著

野村



野村

崔巍 著

北岳文藝出版社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 杨文彬

野 村
崔巍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达益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.850×1168 1/32 印张:11.875 字数:285千字
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5,000册

*

ISBN 7-5378-1594-1

I·1545 定价:16.60元

引 子

这里是太行山的偏僻之隅。

远看，绵延的大山如怒涛翻滚；近看，如聚的峰峦夹峙出了深沟大谷；沟谷里云烟缭绕，令人头晕目眩，望而生畏。显然这里人迹罕至，更不敢想会有人烟。

人烟是有的，而且年代还很久远；史书不会载那么久远，但地名可为佐证：这里有“王莽岭”、“刘秀峰”——这说明，起码在王莽篡汉，并和光武帝刘秀征逐天下时就有人烟了；要不，那地名何以代代相传，沿袭至今？

然而，人烟虽久远，毕竟是地老天荒之地，因而那村落也就是地地道道的“野村”，连个正式村名也没有。居于斯地的人，被称为沟里人，这村名呢，也就顺口叫成沟里村了。

这深沟大谷里究竟有过怎样的荣枯，藏匿过怎样的不幸，已实难考证；能说清的只是在抗战时有孙殿英的几个溃兵流窜此地，扰民劫掠，又被村民聚众杀死了。再有就是当年古陵县抗日游击队的吴指导员受伤后，曾在沟里村养伤数月；走时给一个叫杨玉亮的放羊汉留下一杆铜烟斗，从此这里就和共产党有了瓜葛。再后来呢，这里就有了共产党政权；又有了社会主义的名词……

那名词，意味着沟里人也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；但那“康庄大道”不过是别处的人的福份，对于沟里人来讲，却是连想

要出山走一趟，还依然得攀那斗折蛇行的羊肠小道。

沟里村大小几百口人，真正出过山的人屈指可数。上过县城的人呢，也仅止于村支书杨玉亮，和村长董怀明等人，这还是因为共产党会多的缘故。沟里人出不去，沟外人自然也进不来。比如说：邮递员是半个月才来一次，来了也不下山进村，而是站在王莽岭上一个可鸟瞰村子的破败的山神庙旧址上，朝山下吆喝：“沟里人，来取报纸信件啦……”连呼三遍，听见应声了，就把邮件压在一块石头下，又游走他乡了。要是听不见应声，就再接着呼喊下去。

一般来说，有叫必应；因这呼喊半个月才能听到一次，而且是和山外的社会主义相衔接联系的呀！沟里人上山取报纸信件的积极性也挺大的。碰巧了能见到邮递员，聊聊山外的新鲜事儿，看看邮递员骑的那辆旧自行车，回来就可当“海外奇谈”说给村人听哩！

上山取报纸信件的积极性，孩子们比大人更大；孩子们更向往山外世界嘛！往往是大人们听到呼喊刚上到半山腰，孩子们早象乍翅鸟儿飞下了山。后来，就干脆由孩子们揽了。

这天，又到了邮递员该来的“半个月”上，村里早早儿就出来三个准备上山的孩子。

这三个孩子是孩子堆里的佼佼者，分别叫志成、苦根、玉玲。三个人年岁却都是相隔一岁，志成为大，属虎，苦根为二属兔，玉玲最小，属“小龙”。年岁有相差，个头也就一个比一个小一点。不过，三个人在村上都是人见人爱，人见人夸的好孩子。村上有了小学校后，他三人最先戴上红领巾；而那红领巾的鲜艳，则把三个人常凝聚在一起了。

三个孩子中，除了志成属“平民”，苦根和玉玲还是沟里村的

“高干子女”呢。

苦根爹就是领受到铜烟斗，最早与共产党有了瓜葛的那位叫杨玉亮的放羊汉，他现在执沟里村的“牛耳”是村支书，而村人则按牧羊的说法，习惯称之为“头羊”。

玉玲爹叫董怀明，任村长。因为嗓门大，脾气暴，人称“雷公爷”。但村人对他虽怯更敬；因他急公好义，对村人有一副忠肝热肠。“头羊”选“雷公爷”任“宰相”，可说是慧眼“识相”；俩人共理村政，堪称政通人和，是最佳的“搭档”，这在沟里村早属有口皆碑。

三个孩子虽出身“悬殊”，其实过的日子几无差别：平民天天吃窝头，“头羊”也是窝头天天不离嘴；平民顿顿喝玉米面糊糊，“头羊”家也是玉米面糊糊顿顿喝嘛！而说到三个孩子的不幸，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
志成是母亲的前夫南下参军做了烈士，又改嫁给近房堂弟生的；但生父在去年上山砍柴时，已失足跌死了。母亲再次以寡妇之身，抚养着他和弟弟志全；自誓不再嫁，那日子自有数不清的艰辛，不待多说。

苦根是难产而生。待他出世三天，母亲就溘然去世；只留下他和爹，那个“苦”字已把童年之苦道尽了。

玉玲也是幼年失母，是在可怕的六〇年灾荒年活活饿死的。因爹是村长，为济助人，便把自家的饭食舍出来了嘛！

幼年丧父失母，乃人生第一大不幸。也许，除了红领巾外，这也是三个孩子常聚一起，形影不离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
今天他们三个上山去是昨晚相约好的。眼下，他们虽已多次去取过报纸信件，可还一次也没碰上过邮递员；没能亲见过自行车是啥样子。只是见过车胎留下的花纹印儿，那其实不能算见啊！

三人在村前的青龙桥头聚齐后，就嘻笑着往山上跑。哪知走了不远，前面早站下志成的弟弟志全，苦苦儿向志成哀求道：“哥，我也去！”

志全虽比哥哥要小五岁，也早神秘上那自行车。哥哥他们几个是已见上了自行车胎印儿，可他还没有呢。他知哥哥他们不会领他去，便早早儿机灵地等上了。

哀求无用，任他多可怜，不是不领，是他还没练下能上山的腿脚呢。但他去意也颇坚决，怎么也劝不下。于是，玉玲首先吓唬道：“山上有狼”，而且呲牙咧嘴扮作狼的可怕样子；苦根则说：“山上有老豹”，而且也扮出老豹张牙舞爪样。怎奈扮相再凶也毕竟不是真狼真豹，也就吓不住志全，反而换得一句：“我不怕！”

这时，志成只好使绝招儿了，唬着脸说：

“咱爹在山上跌死了，你忘啦？”

志成说时，自己也恐惧得捂上脸，好象又看见爹被抬回时的血头血脸样子了。待他松开手，志全已被吓白了脸儿，脚根早往后缩了。

三个人甩掉志全，很快就上到一个叫卧犊崖的地方。季节正是麦收时，天气已酷热。一路汗水滴滴，玉玲早干渴得直舔双唇；那对水灵灵的眼睛早瞅开解渴物。她知这里有株樱桃树。上次上山路过这里时，那樱桃已青中泛白。已经又过了半个月，想来也该成熟啦！

猜得不错，她很快就瞅见那艳红的成熟，几只山麻雀正跳达枝头啄那甜蜜呢。

她忙唤下苦根，指指崖畔的红樱桃。她叫苦根有因由：爹说她将来要给苦根当媳妇呢。沟里人的婚事都是自小就由父母作主定了嘛。那知苦根瞅瞅崖畔却苦了脸儿。往崖畔上爬不容易，而

且有危险。不过，苦根不是怕危险而是怕磨破、挂扯了衣服得找人缝补。找人缝补时，总会听到：“这孩子命硬，克死了娘呀！”

苦根苦了脸儿，不禁惹得玉玲翻了脸；上牙咬着下唇，咬出一句：“哼，我不给你当媳妇了！”苦根忙说是怕挂破衣服，玉玲却嘲笑说：“你是属兔的，是兔子胆！”说着就要自己去爬崖去摘，艳红的樱桃是已诱得她难走了。

志成见她执意要吃，就赶过来说：“我给你摘去，你也没娘啦，挂破了衣服要遭你爹骂，我有娘哩，我不怕……”说完把上身小衫子一脱，又脱了鞋，就就象个山猴子爬上崖畔去了。

苦根本已够沮丧了，正想也上去摘，不料玉玲说：“不用你，你是兔子胆……”苦根急了眼，说：“那你以后真不给我当媳妇了？”沟里村，小人儿们也知找媳妇难啊！难怪玉玲要以此来要挟苦根。此刻见苦根着了急，就故意赌气说：“志成比你胆大，我给他当媳妇……”

毕竟还是孩子呢，苦根就以为这已成了事实，便赌气说：“你去当吧，我不稀罕你！”说完就恼悻悻儿一人独自先上山去了。

这时，志成摘下一把樱桃来；胳膊被磨破，膝盖也被挂开一个口子。刚才他听见玉玲和苦根的翻脸话了，所以下来后一边递过樱桃，一边汗珠滴滴说：“你还是给苦根做媳妇吧，他家没人补衣服呀！”玉玲吃上了樱桃，甜得嘴角的酒窝儿里象滚动的红樱桃，笑说：“不，我以后要给你补衣服哩！你对我好嘛！”

的确，志成因比苦根大一岁，凡事都让着玉玲，苦根可是断不了常会惹恼玉玲！

苦根从前惹恼玉玲，俩人总是扭脸儿就忘了。玉玲今天吃着樱桃，不知怎地就上心了，小心眼里竟栽下了爱的萌芽，从而在日后长长的岁月中，惹出无尽的麻烦……

玉玲只顾吃樱桃，志成却已瞅开苦根；看见苦根已独自走出老远，就说：“快，咱也快上山去吧！”玉玲忙把吃剩的樱桃装进衣兜儿，正要一同往山上跑，哪知山下却传来惊呼：

“快来救火呀……”

喊声绊住了脚步，志成忙折身眺望，果见村子里他家住的方向浓烟滚滚；不少人正大呼小叫奔到那里去。志成吃了一惊，心想：莫不是弟弟志全又偷偷炒豆子吃，引着火了吧？

这情景已有过一次了。

每当夏日，家家都把锅灶移到院外去，他家是移到屋角一侧，用枯树枝搭了个临时灶棚。爹死了，垒不起石厨房呀！可那里正临近柴垛，烧火须小心。前些时，志全在家炒豆子吃，就曾引燃过柴垛，幸亏他正好赶回去才扑灭了。母亲回来打了志全一顿，志全哭着说：再不敢了。可志全嘴馋呢！今日母亲下地了，自己又没领他上山；保不准回去难耐寂寞又炒豆子吃，引燃了柴垛……

志成慌忙往家跑，玉玲也忙跟着下山了。

志成猜对了，果然是他家失了火。

当他赶回去，火已被扑灭；但灭不灭已无多大意义，屋里屋外已烧得一片焦黑了。

屋子四周围下一堆人，母亲正跪在地上呼天哭地悲声长号：“老天爷，这下可怎活呀……”弟弟志全吓得发了呆，看见他就说：“哥，你打我吧！”

志成顾不上惩罚弟弟，忙过去往起扶母亲，母亲却绝望地望着他一眼，索性扑倒在地了。

这时，二奶奶赶来了，和志成异父同母的大表哥也赶来了。志成母亲因当年是二奶奶的亲儿媳，一见二奶奶就说：“娘，我这命怎这么苦，大保爹死了，志成爹也死了……火神爷又来找麻烦——

我没法儿在这里活了呀！”

二奶奶忙劝慰道：“怕啥，还有我呢！把心放宽，活人总有七灾八难嘛！”

“娘，你带大保就够辛苦了，那里还能再顾上带我……我带志成和志全逃难去吧！”

“这叫啥话，沟里村不会叫饿死我；只要饿不死我，就不能叫饿死你娘儿们！听娘话！”

二奶奶有资格说这话。这不光因为她老人家是烈属，更在于她是村上众望所归的“活祖宗”——但凡四十岁以下的沟里人，都是她接生到这方水土上的啊！

果然，二奶奶说罢此话，就朝人堆喊：

“村长呢？快去把他喊来……”

其实不用喊，村长董怀明已从地头一头热汗，气喘吁吁，十万火急赶回来；分开人群，亮开大嗓门吼喊上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……”当他闻知志成母亲要逃难走，就更来了气说：

“眼下不是六〇年了，慌啥？一村人还搭救不了你一家三口吗？”

有了“雷公爷”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，志成母亲早不扶自站，开始往干擦开了泪……

玉玲这时走到志成身边，也给志成擦开泪，说：

“不怕，有我爹呢！”

“头羊”杨玉亮昨天到乡里去开夏粮征购会去了。天黑时才赶回家，也急急赶来安抚志成母子。嘴里噙着的铜烟斗，临走时取下来吧吧敲打出响亮，说：“不怕，咱现在是社会主义啦，集体就是靠山嘛！”

苦根也跟着来了，悄声对志成说：他今天上山见着自行车是

啥样子了。又说：“俺爹已和玉玲爹碰头商量过了，要给你家重建个家哩！”

大约半个月后，志成娘儿三个就又有了欢颜笑面了。为感恩德，娘儿三个先后跪在“头羊”和“雷公爷”脚下。“头羊”是说：“这要感谢社会主义哩！”而“雷公爷”则高声大嗓子笑说：“快起来”，又抚着志成和志全的小头，严肃地说：“将来长大可要有出息哩！好回报一村人的恩德——我使的也是大家的血汗，光靠我，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多少钉嘛！”

正是这场火灾，使沟里村日后有了一个回报乡亲们恩德的铮铮铁汉；正是把玉玲爹这番教导，“钉”在了心底，沟里村在后来才有了那样悲壮的修路史……

这个人就是为玉玲摘樱桃的志成了。

那回报的历程，坎坷太多；那樱桃上萌生的爱，也属曲曲折折——而那悲壮的修路史，更是惊泣鬼神！

自然，这已不是“引子”中的话题了。

自然，这已是十年之后的“后话”了。

第一章



日子稠得象树叶子，可再稠的日子也会象树叶子一片一片飘零去；又让人喟叹：日子过得真快呀！

记得十年前，志成家失了火，二奶奶就曾望着她家院中的那株枝繁叶茂的梨树感叹道：唉，一家人虽被一村人救下了，可日子稠得象树叶子，这孤儿寡妇怎么酸的辣的往出熬？志成起码还得十年才能长大成人嘛！

那次，二奶奶也曾望大保叹息过：大保呀，再过十年也不知奶奶我还在不在人世，能不能看上你往回给我娶孙媳妇？大保为讨奶奶高兴，说是行！二奶奶却摇摇头不大相信。

二奶奶这“不大相信”是从她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得出的。那年她已年过花甲，而沟里村因生计艰辛，很少有活到古稀之年的；活到花甲年岁就算高寿了。说到大保娶媳妇，就更叫她心中无数。村里代代是光棍多，女人少；山外的女人不肯往这里嫁，村里的女人却得空就想出山哩。大凡能娶妻成家的，大半不是“换亲”就“转亲”，旧社会是这样，新社会也依然是仿样画葫芦嘛！

然而，梨树院的梨树叶子绿了黄，黄了绿，黄绿交错到第十个年头，二奶奶那当年的“不大相信”，竟成为事实了。

这年秋天，秋风虽剥尽掠光了梨树上的绿意，二奶奶却要给大保办喜事了。

二奶奶家办喜事，可真喜煞一村人。

沟里人的岁月，向来凄苦得象经霜的草木；寂寞得象沉默的幽谷山峦。一年中难得有几家门上贴喜联，窗上贴“喜”字；一家能有喜，百家都高兴。而对二奶奶家办喜事，就更看重了，就更想办出隆重了。原因有三：一是二奶奶一辈子积德积善，既是“活祖宗”，又是“活菩萨”，单是把沟里人一个一个接生到这方水土就属功德无量啊！二是老人家一生屡遭劫难，早年丧夫，抚孤守志不容易。儿子南下牺牲后，祖孙二人相依为命，历尽艰辛，把大保拉扯大，那抚孤两代的节操也明摆着。三是大保这次娶妻不同别家的“换亲”“转亲”；而是要娶回个山外媳妇，这在沟里村的婚史上可说是凤毛麟角。有此三个原因，人们能不看重，不隆重办吗？

尤其是这第三条——能被山外姑娘看中，自甘下嫁到这地天荒的沟里村来，这可是沟里一村人的骄傲，人人都觉脸上有光，最觉脸上有光的，自是村上的头面人物了。

办喜事这一天，“头羊”杨玉亮这些年虽然病病歪歪，很少出门；这天却刮的光头净脸，穿了新衣，笑容满面，早早儿就到了梨树院。村长董怀明则主动担任了婚礼总领，精神抖擞，舒眉展眼，忙里忙外，指东道西，那份儿尽心尽职的热情，仿佛是自爹往回娶媳妇。

村人自也不甘落后。太阳刚出山，就三五成群拥簇进梨树院形似百川归海；不一会儿就在梨树院聚出熙熙攘攘和欢言笑语来

有几个妇女张罗着要往窗上贴“喜”字。

董怀明见状，浓眉一皱，又松开一脸笑容，指点着笑说：“喂，听我说！还是让二奶奶亲手来贴吧！好让她高兴！”

命令传下，二奶奶被一堆妇女拥戴出屋子来了。老人家被喜事甜醉出一脸红晕，加上又有这么多乡亲们来贺喜，更激动得喜泪盈眶。现在又让她亲手贴“喜”字，更是象心头扳倒了蜜罐罐，手抖抖的，老半天才贴好。贴完又眯眼左看右看，嘴里反复念叨道：

“总算盼到这一天，总算……”

二十多年前，二奶奶也是这么高兴，那是给儿子办喜事。可隔了没半年，儿子南下参军走了。本是独生子可以不去，但儿子执意要去，她还是开通地放行了。一年之后，当孙子大保呱呱坠地，还没过满月，儿子的阵亡消息传来了。儿媳哭得死去活来，她则泪水只在肚里流；只是抱着孙子默默祈求上苍，保佑孙子长大成人再延续香火，——所以就给孙子取名大保……

后来儿媳改嫁了，她就独守着宝贝孙子，艰苦度日，企望着有一天能亲手给大保操办婚事。这隐衷埋在心中多少年，今天得以实现，难怪她要反复念叨“总算盼到这一天。”

想是触景生情吧，念叨间泪水哗哗，任谁也劝不住。杨玉亮见状，忙向董怀明面授机宜，很快，院子里便有了集体行动，但听董怀明一声吆喝：

“人太多，不要一一单独向二奶奶祝贺啦，那要累坏她老人家；现在就在院子里集体向二奶奶道喜吧！”

话音未落，乡亲们早一哇声儿齐喊开：

“二奶奶，祝贺你老人家……”

二奶奶大受感动，果然破啼为笑了。

然而，当二奶奶接受完集体祝贺，被人搀扶回屋里，不久就
又老泪纵横了。

泪水是改嫁在本村的志成娘引出来的。她一来到屋里，抱住
二奶奶只吐出一句：“娘，总算盼到今天……”就热泪掉下一串儿。

泪水中浸泡的内容太丰富了。

她不会忘记当男人牺牲的消息传来，先是悲伤得孩子断了奶，
后来又一病不起，滴水难进，几近谢世。是婆婆代她没明没黑，抓
屎抓尿喂养活大保；又是婆婆强忍失子悲痛，劝慰她往心宽处想，
侍候得她从病中死里逃生活过来！病好后，她本是决心和婆婆一
道抚孤守节，相依为命的。婆婆却说，这守寡的苦我已熬过了，不
能再让你受这苦。你还年轻，日子稠得象树叶儿，还是另嫁个知
疼知暖的人吧。她不答应，说是对不起大保的爹，因他是烈士啊！
婆婆却开导说：“那个光荣烈属牌，能顶个知疼知暖的活男人
吗？”

多少年过去了，她常想：还是婆婆说得对。改嫁的是婆婆家
一个远房侄儿，果然知疼知暖，而且恩爱下了志成和志全。若无
婆婆的开通，以她的心眼窄巴和懦弱，断然不会有今天啊！她当
然也抱愧离开这个家，丢下婆婆和大保，其间的千辛万苦都让婆
婆一个人受了。

现在，大保长大成人要娶媳妇，她在高兴之余就更觉愧得慌。
平时来得少。不是不想来，而是婆婆为惜疼她，说：那头拖家带
口一家人呢，你还是少分心。待志成爹又丧命，接着又失了火，就
更是婆婆反过来照应开她了。今天来了，婆媳俩能不思前想后让
泪水欢欢儿淌？

突然间，院内起了骚动，但听吆喝道：

“迎亲的队伍该出发啦！”

唢呐声拨出一个动人心扉的高音儿。紧接着锣鼓喧天，鞭炮爆响，把喜事的欢快荡漾进屋里来。泪水止住了，婆媳二人赶紧揩去泪痕，相扶相携走出门来。要知道：这幸福的场面是盼了二十多年才熬到的啊！

然而，事有意外，偏在这当紧关头不见了大保的踪影，急得董怀明直吼：“大保呢，大保哪里去了呢？快去找，快……”

原来，大保是被和他要好的朋友——王有水串通一帮小伙子“劫持”到村外那片红果林里，让“坦白”怎样把山外的姑娘“勾”引到手的。按当地风俗，这本是晚上闹洞房时的精彩节目。王有水因羡慕大保先娶了媳妇，不免心急火燎，就想提前“取经”而让大保“传宝”了。

大保忠厚老实，羞于启齿，只能反复说“没啥，没啥”，王有水等人却不依不饶，非逼他说出来龙去脉不可。见大保不肯说，就来开硬的，先象捉逃犯，追得大保满林子跑。擒住后却又拧胳膊，揪耳朵；大保越是不吐口，他们越是心抓痒痒；大保越是告饶，他们越是闹得凶。直至唢呐声传来，大保以为这下可脱身了，王有水却狡猾地眨着眼睛说：

“你要不怕误了迎亲，我们才不急呢！”

大保看那势头，不吐露点内容不会放行，就窘红着脸说：“让说啥呢？说啥呢？”

王有水这时便自充审问官，涎着脸问道：

“你们亲嘴来没有？”

“亲来！”

“亲嘴是啥滋味，美不美？”

“美……”

王有水咂咂嘴，又问开更想知道的东西：

“你摸她那地方来没有?”

“这……没有，没有!”

“不老实说，就不放你走!”

王有水故意双手交抱，悠闲地来回踱步；别的小伙子们也都兴致勃勃嘻嘻儿笑，是想让大保更着急，好作“深入”交待。大保见状，又急又气，只好苦苦告饶，说：

“真的没有，硬让说，我只能胡诌啦!”

“那你就胡诌吧……”

恰在这时，董怀明大步流星赶来断喝道：

“你们这些灰鬼……成心捣乱!”

王有水和小伙子们见“雷公爷”来了，吓得吐吐舌头，落荒而逃，大保这才“得救”。

迎亲队伍热热烈烈出发了。一双双热辣辣的目光盯着新郎大保那红高粱似的笑脸，发出一片啧啧赞叹声。皆因村上光棍太多，一辈子没闻过女人味儿的男人有的是。即使能成亲，也大半是不幸的“换亲”，不是委屈了男，就是坑苦了女，大保呢，娶的可是山外的媳妇啊!

不仅如此，据说还是个俊人儿，这就更是锦上添花，更叫人心花怒放了。

王莽岭上，向来是荒草漫长，狐兔出没之地。今日却因迎亲与送亲队伍要在这里荟萃，平添了喧嚣热闹。

迎亲队伍早到了半个时辰恭候着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人们的话题自是集中在新娘身上。

新郎大保对这话题只是咧着厚嘴唇笑，任人去猜想议论去；王有水因为见识过新娘，就成了评介新娘的权威发言人。

王有水站在一块石头上，一手卡腰，一手挥动着，口若悬河